

马里内战前后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的调整与转型

舒 梦

内容提要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直是北非及萨赫勒地区安全的重要威胁，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势力与影响力不断变化，2012—2013年占领马里北部地区是该组织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其从扩张期进入蛰伏期、从发展期进入调整期。马里为该组织推行伊斯兰教法和组织结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试验场地。在马里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该组织进行了意识形态调整、组织结构转型与招募策略升级三方面的实践，积累了发展经验，缓解了内部矛盾，将马里及周边萨赫勒地区变为旗下“撒哈拉酋长国”的主要活动区域。该组织占领马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马里战后重建、地区安全及防范恐怖主义渗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将长期存在。经过蛰伏与转型，国际社会需警惕该组织隐蔽的本土化发展和犯罪集团化的资金获取途径，同时加大联合打击强度，避免出现地区跨国恐怖网络的联动。

关键词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马里内战 恐怖主义 萨赫勒地区 伊斯兰教法

作者简介 舒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83）。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简称“伊马”组织）是一个活跃在北非和西非地区的极端恐怖组织。该组织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伊斯兰武装组织”（Armed Islamic Group, GIA）。后因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人哈桑·哈塔布（Hassan Hattab）从中分离出来，成立了“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 GSPC），2006年9月加入“基地”组织，并于同年12月更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其活动范围从毛里塔尼亚扩散到尼日尔，从阿尔及利亚南部延伸至布基纳法索。近年来，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恐怖活动加剧，布

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家均处于族群冲突与恐怖袭击交织的困境之中，这与“伊马”组织统治马里北部地区后重心转移、发展策略升级、组织结构改变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以“伊马”组织在马里内战前后的表现为切入点，探讨该组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调整与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该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伊马”组织在马里内战前的发展演变

自2006年“伊马”组织与“基地”组织合并以来，它就成为地区安全的重要威胁。随着地区局势动荡和其他极端组织崛起，“伊马”组织的势力与影响力经历了由扩张期到蛰伏期的转变。2012年马里内战爆发前，该组织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两次调整。

其一，“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地区动荡给“伊马”组织带来了扩张机遇期。“阿拉伯之春”对“伊马”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阿拉伯之春”造成地区紧张态势，给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扩张创造了条件。“伊马”组织活跃的主要国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或面临贫困威胁，或因失业率与通胀率提高引发社会动荡，或政治稳定性堪忧，这些成为“伊马”组织在当地扩张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冲击了马格里布地区传统的国家政权，这些政权因内部压力而无暇他顾，减轻了“伊马”组织面临的反恐压力。“伊马”组织与“基地”组织均将推行伊斯兰教法列为组织目标之一，因此在“伊马”组织看来，所有非伊斯兰政府都是非法政府，“这些政权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要从法国和西班牙人的后代手中解放伊斯兰马格里布，保护它免受外界贪婪的侵蚀和十字军的霸权统治……摆脱背叛宗教及其人民的犯罪政权”。^①“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这些政权既面临国内要求变革的转型压力，还要防范邻国危机外溢的风险，对“伊马”组织的关注度下降。因此，“伊马”组织对“阿拉伯之春”具有较高认同感，将其称为一场反对全球十字军的革命。^②

其二，“伊斯兰国”的崛起迫使“伊马”组织进入调整蛰伏期。“伊斯兰国”与“伊马”组织同出“基地”组织一脉。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伊斯兰国”势力迅速扩张。早期“伊马”组织与“伊斯兰国”关系良好，对“伊斯

^① “An Interview with Abdelmalek Droukdal,” *New York Times*, Jul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7/01/world/africa/01transcript-droukdal.html?pagewanted=all> [2019-06-04].

^② Jeffrey R. Halverson and Nathaniel Greenberg, “Ideology as Narrative: The Mythic Discourse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1, 2017, pp. 3-23.

兰国”在伊拉克取得的军事胜利表示支持和祝贺。^①但由于“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关系日趋紧张，“伊马”组织在呼吁双方和解无果后，发布声明拒绝承认“伊斯兰国”以及自称哈里发的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对待“伊斯兰国”问题上，“伊马”组织内部各派势力态度不一，这在客观上加剧了“伊马”组织的分裂。一部分“伊马”组织成员宣布组建“哈里发战士”，并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②“伊马”组织下属的“安萨尔营”（al-Ansar Battalion）也有部分成员宣称效忠“伊斯兰国”。在“伊斯兰国”强势崛起的情况下，“伊马”组织由扩张期转入蛰伏期，并对其组织定位、活动重心与扩张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由此给该组织带来了三大转变。

首先，完善自我定位。“伊马”组织调整自身战略目标，由进行全球“圣战”转变为推翻本地区西方傀儡霸权。“伊马”组织的公开宣言及动员材料显示，2009年该组织使用最频繁的三个词是“十字军”“纳克巴”和“法老”。“十字军”强调“伊马”组织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大国尤其是法国的殖民历史与现存驻军。“纳克巴”是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的“灾难日”，表明“伊马”组织非常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也间接说明该组织的目标定位并不局限于马格里布地区，而是旨在发动全球“圣战”。2010年“伊马”组织使用“纳克巴”和“法老”的频率明显降低，取而代之的是“72处女”与“撒旦”。^③“伊马”组织还认为，是西方阻碍了北非地区发展，因此号召激进分子从反对该地区西方扶持的傀儡政权开始反对西方侵略。2011年后，“法老”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加，其指代的不再是此前北非穆拉比特王朝的创建者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fin），而是本地区所有非伊斯兰政权的领导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前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elelazziz Bouteflika）。^④“伊马”组织在宣传和动员用词上的变化体现了该组织自身定位和战略目标的转变。

其次，调整活动重心。在马里内战爆发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伊马”组织的活动重心在马格里布地区与萨赫勒地区之间不断调整。“伊马”组织的前身伊斯兰武装组织将阿尔及利亚分为9个战斗区，后来这种分区方法被延续下来。“伊

① Thomas Joscelyn,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Calls for Reconciliation between Jihadist Groups,” *Long War Journal*, July 2, 2014,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4/07/al-qaeda_in_the_isla.php [2019-06-08].

② Lamine Chikhi, “Splinter Group Breaks from al Qaeda in North Africa,” Reuters, September 15, 2014, <https://www.dailymail.co.uk/wires/reuters/article-2755321/Splinter-group-breaks-al-Qaeda-North-Africa.html> [2019-06-10].

③ Jeffrey R. Halverson and Nathaniel Greenberg, “Ideology as Narrative: The Mythic Discourse of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ib,” pp. 3-23.

④ Ibid.

马”组织成立后，其活动区域已不局限于阿尔及利亚，而是延伸到撒哈拉南部的大片区域内。“伊马”组织的活动区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阿尔及利亚北部和突尼斯在内的“中部酋长国”，二是包括马里北部、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在内的“撒哈拉酋长国”。如图 1 所示，2006—2008 年，阿尔及利亚是“伊马”组织的活动重心。但是，随着阿尔及利亚加大打击极端主义力度，安全局势脆弱的萨赫勒国家成为“伊马”组织的主要活动区域。2009—2010 年，“伊马”组织将活动重心转至萨赫勒地区。2011—2012 年，两个“酋长国”之间达到了相对平衡。然而，双方势均力敌加剧了“伊马”组织分裂，远离“伊马”组织总部的“撒哈拉酋长国”迫切需要通过行动彰显实力，摆脱“中部酋长国”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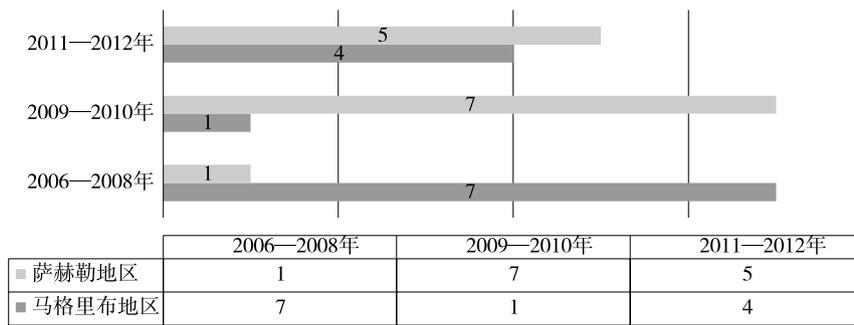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2 年“伊马”组织袭击的地区选择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2008—2012 年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Peace Index*, *Global Terrorism Index* 数据整理而成。

再次，建立稳定的资金链。“伊马”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通过犯罪活动获取资金，包括抢劫、人口贩卖、武器贩卖、枪支走私及贩毒等。^①二是通过外国援助获取资金，阿尔及利亚政府曾指责伊朗与苏丹都为“伊马”组织提供过资金支持。^②三是“基地”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四是“伊马”组织外国成员提供的资金支持。其中，绑架勒索赎金是“伊马”组织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其前身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曾在 2003 年绑架 32 名欧洲游客，索取赎金 500 万欧元，开启了该组织向西方索取赎金的先例。从 2006 年成立到 2012 年底，“伊马”组织通过绑架勒索共获取资金 9150 万美元。^③2009 年“伊马”

① Australian National Security, “Al - Qa’ida in the Lands of the Islamic Maghreb,” <https://www.nationalsecurity.gov.au/Listedterroristorganisations/Pages/Al - Qaida - in - the - Lands - of - the - Islamic - Maghreb.aspx> [2019 - 06 - 15].

② “Militants Kill Soldiers in Algeria,”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21/world/africa/militants - kill - soldiers - in - algeria.html> [2019 - 06 - 18].

③ Adam Nossiter, “Millions in Ransoms Fuel Militants’ Clout in West Afric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2/13/world/africa/kidnappings - fuel - extremists - in - western - africa.html?pagewanted=all> [2019 - 06 - 20].

组织将部分赎金用于从非洲黑市购买武器弹药及扩大组织规模。2010年“伊马”组织将一半的赎金分配给效忠组织的分支机构领导人，作为购买武器弹药的指定款项。^①通过绑架索取赎金，“伊马”组织一方面加强了自身实力，获取了更多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增强了对本地区其他中小恐怖组织的吸引力，促使它们以效忠换酬劳。

2012年3月，马里发生军事政变，杜尔政府被推翻，国家陷入动荡。“伊马”组织利用图阿雷格族寻求独立的政治诉求，趁乱介入马里，一度控制了马里北部三个大区，成为该组织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伊马”组织的马里实践及其影响

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统计，2012年内战前的马里在全球169个国家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中列第160位，内战后该国排名进一步下降，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82位。^②自马里独立以来，部族矛盾一直是国家和平的重要隐患，北部的图阿雷格族一直处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地位，与马里政府发生过多冲突。^③2012年1月，图阿雷格族成立了反政府武装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联合其他分离主义势力在马里北部发起攻势。2012年3月，马里部分军人以政府镇压反叛势力不力为由发动政变，杜尔政权倒台，国家陷入内战状态。“伊马”组织借助马里乱局，联合图阿雷格部族反叛势力，在马里北部大肆扩张势力，控制了大片区域，一度造成马里南北分裂，给该国和地区局势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自2003年开始，“伊马”组织便向马里渗透，以松散的武装团伙形式开展活动并传播萨拉菲圣战思想。最初，“伊马”组织将马里作为据点是为了缓解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打击压力。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大量武器与极端分子流入马里，扩充了“伊马”组织的实力。^④2012年1月24日，“伊马”组织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共同行动，在阿盖洛克（Aguelhok）地区杀害了100多名马里政府军士兵，由此拉开了该组织占领和控制马里北部地区的序幕。“伊马”组

① Mathieu Guidère, “The Timbuktu Letters: New Insights about AQIM,” *Res Militaris*, Vol. 4, No. 1, 2014.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 [http://report.hdr.undp.org/\[2019-06-25\]](http://report.hdr.undp.org/[2019-06-25]).

③ 吴增田：《马里图阿雷格问题的来龙去脉》，《西亚非洲》1997年第1期，第31—37页。

④ Tyler D. Baker, “Why Failing Terrorist Groups Persist Revisited: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to AQIM Network Resilience,” Master’s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7, p. 11.

织在马里北部地区维持了半年左右的直接统治及持续至今的间接渗透，主要进行了意识形态调整、组织结构转型和招募策略升级等三方面的实践。马里北部地区成为“伊马”组织推行伊斯兰教法和组织结构转型的重要试验场，迄今依然是该组织“撒哈拉酋长国”的主要活动区域。

（一）意识形态调整实践：建立“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伊马”组织与“基地”组织有相同的目标，即“在真主的领导下推行伊斯兰教法”^①。“伊马”组织头目阿卜杜勒·德鲁克德勒（Abdelmalek Droukdel）在 2012 年 5 月公开的一段视频中表示，在马里实施伊斯兰教法非常必要。为了更有效地推行伊斯兰教法，“伊马”组织领导层成员穆赫塔尔·贝尔莫克塔尔（Mokhtar Belmokhtar）提出，马里北部的武装组织应当从以“圣战”为焦点转变为以“伊斯兰教法”为焦点，并基于此共识组成“神圣联盟”，为本地区所有群体提供包容性平台。^②此后，“伊马”组织、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联合其他一些极端组织共同组成了“阿扎瓦德伊斯兰国”（或称“阿扎瓦德独立国”）。但是，随着“伊马”组织与图阿雷格武装之间的分歧加剧，“伊马”组织喧宾夺主，将图阿雷格武装边缘化，成为马里北部伊斯兰教法的主要推行者。

在“阿扎瓦德伊斯兰国”，“伊马”组织的伊斯兰化运动^③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实行严苛的伊斯兰法规。在“伊马”组织和“伊斯兰卫士”组织（Ansar al-Din）共同统治的地区内，被控通奸的男女将按照伊斯兰教法处以石刑；饮酒的男子处以 40 下鞭刑；有私生子的男女处以 100 下鞭刑；青年女性在街上与男性公开讲话处以 60 下鞭刑。^④第二，推行全面伊斯兰化。“伊马”组织规定，售卖酒精和伤风败俗的场所必须立即关闭，香烟被焚烧，踢足球、看电视等娱乐活动均被禁止，进行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活动甚至被定为刑事犯罪。第三，反对偶像崇拜。自马里动荡以来，多座历史遗迹和陵墓被毁，其中包括

① “An Interview with Abdelmalek Droukdel,” *New York Times*, July 1, 2008.

② Mathieu Guidère, op. cit., p. 25.

③ 在“伊马”组织控制马里北部时期，“伊斯兰卫士”组织、“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激进伊斯兰派别均为“伊马”组织的附属组织，这些派系或是领导人来自“伊马”组织，或依附于“伊马”组织而行动。因此，本文将这些派系与“伊马”组织在马里北部的伊斯兰化举措合并分析。

④ “Girl, 15, Lashed 60 Times for ‘Speaking to Men in the Street’,”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7, 2012,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19044/Girl-15-lashed-60-times-speaking-men-street-Ansar-Dine-Timbuktu.html> [2019-07-08].

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廷巴克图古城内的重要清真寺。^①“伊马”组织认为，陵墓代表了偶像崇拜，违背了伊斯兰教义。

在马里北部地区，“伊马”组织首次将推行伊斯兰教法的目标变为现实。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但是短暂的“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实践对“伊马”组织的后续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伊马”组织将推行伊斯兰教法确定为长期目标。对于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马里北部民众的怨气不断积聚，“伊马”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从默契共存转变为控制与被控制。^②2012年5月，德鲁克德勒开始强调伊斯兰教法不能过快推行，而应当渐进式推广。他把在阿扎瓦德地区推行伊斯兰教法与让一个两英尺婴儿在恶劣环境下站立相类比，并称“我们的经验已经表明，不考虑环境而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将让人们拒绝伊斯兰教”。^③

第二，“远敌”成为“伊马”组织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在伊斯兰极端思想中一直存在关于优先打击“远敌”还是“近敌”的争论。“近敌”主要指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敌人，包括“蒙昧”国家的领导人和“叛教”的机构团体或民众；“远敌”是指西方国家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机构和产业。“伊马”组织自成立起就更关注“近敌”，而袭击“远敌”主要是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但是在“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实践后，“伊马”组织与“基地”组织一样，开始优先打击“远敌”。这一方面是由于“伊马”组织认识到，现阶段推翻“叛教”政权成立伊斯兰国家并推行伊斯兰教法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阿扎瓦德伊斯兰国”让“伊马”组织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此后，“伊马”组织对西方人员的袭击不再以绑架为主要方式，而是多次采用直接袭击的手段。2012年9月，“伊马”组织参与了对美国驻班加西总领馆的袭击事件，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刺身亡。^④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给“伊马”组织带来实践经验的同时，也加剧了该组

① “Timbuktu Shrines Damaged by Mali Ansar Dine Islamists,” *BBC*, June 30, 2012,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18657463> [2019-07-08].

②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Counter Terrorism Project,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sites/default/files/threat_pdf/Al-Qaeda%20in%20the%20Islamic%20Maghreb%20%28AQIM%29-11102018.pdf [2019-07-10].

③ “Al-Shabab Used New Tactic to Spare Some Captives,” *Arab News*, September 29, 2013, <http://www.arabnews.com/news/466180> [2019-07-10].

④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称，“伊马”组织成员参与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总领馆和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参见 Eric Schmitt, “American Commander Details Al Qaeda’s Strength in Mali,”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2/04/world/africa/top-american-commander-in-africa-warns-of-al-qaeda-influence-in-mali.html> [2019-07-12].

织分裂，削弱了该组织的整体实力。“阿扎瓦德伊斯兰国”最初由“伊马”组织领导层、“哨兵”组织（Al - Mourabitoun）^①领导人贝尔莫克塔尔仿照“基地”组织在也门的模式创立。在控制了马里北部城市后，贝尔莫克塔尔提议建立“基地”组织伊斯兰萨赫勒分支，将“伊马”组织管理下的“撒哈拉酋长国”独立出来，并直接受控于“基地”组织中央司令部。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伊马”组织总部的反对，加深了贝尔莫克塔尔势力与“伊马”组织总部之间的矛盾，而且双方分歧日益加深。“伊马”组织总部一再要求贝尔莫克塔尔不要挑衅国际社会，但是这条指令并未得到遵守。2013 年 1 月，贝尔莫克塔尔带领部队深入马里南部发动袭击，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击。为了避免组织内自相残杀，2013 年“伊马”组织决定将活动重点区域重新调回北非地区，尤其是利比亚和突尼斯两国。2015 年双方矛盾缓解，贝尔莫克塔尔重新宣誓效忠德鲁克德勒，但“伊马”组织内部的矛盾仍在，并影响着该组织发展。此外，“伊马”组织主张推行伊斯兰教法与其盟友图阿雷格族寻求独立的目标并不一致，最终导致双方联盟破裂，也造成组织在马里的势力衰落。

（二）组织结构转型实践：“管控—分离式”结构

“伊马”组织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发展变化。其前身伊斯兰武装组织由埃米尔领导的分散网络组成，附属组织以自治为主。随着实力不断壮大，“伊马”组织对附属团体及战斗旅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其内部结构呈金字塔形，以长老委员会为中央决策机构，以舒拉（Shura，协商）委员会为领导层，设立媒体宣传机构安达鲁斯传媒（Al - Andalus Media Production）、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和战斗旅。^②在实际作战中，“旅”（katibas）为基本战斗单位，其规模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不同的旅之间相互合作也相互竞争，每个旅则由“伊马”组织中央直接领导。

2008 年，“伊马”组织中央委员会授权阿布·扎伊德（Abu Zeid）在萨赫勒地区建立新的“圣战”组织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旅（Tariq bin Ziyad Brigade），致使分支机构“撒哈拉酋长国”与“伊马”组织的裂痕不断加深。2009 年，贝尔莫克塔尔致信“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 - Zawahiri），

① “哨兵”组织或译为穆拉通比组织，曾于 2013 年短暂退出“伊马”组织，后于 2015 年重新加入。2015 年 11 月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包括 3 名中国人在内的 27 人遇难，随后该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

② “Al Qaeda in the Lands of the Islamic Maghreb,” Terrorism Research & Analysis Consortium, <http://www.trackingterrorism.org/group/al-qaeda-lands-islamic-maghreb-aqim-salafist-group-preaching-and-fighting-see-separate-entry> [2019 - 07 - 11].

请求将“撒哈拉酋长国”独立出来，但是未获允许。2012年9月，贝尔莫克塔尔再次致信“基地”组织，建议重组“伊马”组织，将其改为“高度分散的组织”，因为传统的金字塔结构不适用于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他还建议由各旅之间进行直接的交叉合作，取消总部指挥的中间环节。^①此建议并未得到“基地”组织的批复，但是为了保持组织完整，借马里内战、地方激进组织混乱的态势，“伊马”组织对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

首先，组织分工进一步明确。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内耗，2015年贝尔莫克塔尔与“伊马”组织和解，他领导的“哨兵”组织重新加入“伊马”组织。“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对“伊马”组织内部分工进行了划分，德鲁克德勒负责以阿尔及利亚为主的马格里布地区，贝尔莫克塔尔负责利比亚，德亚梅尔·奥卡沙（Djamel Okacha）负责西非地区。^②

其次，组织内部重新整合。“哨兵”组织重新加入后，“伊马”组织调整了在萨赫勒地区的组织结构。2017年3月，“伊马”组织与“伊斯兰卫士”组织、“哨兵”组织合并，建立“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支持组织”（Jamaat Nusrat al - Islam wal Muslimeen），以“伊斯兰卫士”组织前任埃米尔为领导人。

通过组织内部的调整，“伊马”组织由较为成熟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弥散型的“管控—分离式”结构。这种结构变化与“基地”组织转变为跨国扁平化结构相似。通过“管控—分离式”结构，“伊马”组织一方面避免了不断分裂，另一方面将更多权力下放至附属组织，让它们更具自主权与灵活性，尤其是贝尔莫克塔尔领导的“哨兵”组织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管控—分离式”结构允许下属组织以不同名义招募新成员，这对成员招募和组织扩张更加有利。通过组织结构调整，“伊马”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成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极端组织。

（三）招募策略升级实践：多样化与本土化并行

极端组织招募成员的数量与组织发展扩张密切相关。“伊马”组织数次变革都与人员招募问题有关。据称“伊马”组织的前身“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加入“基地”组织的主要原因在于担忧其招募人数逐渐下降，只有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对组织重新定位，将招募重点扩大至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以外的地区

① “Signers in Blood Battalion,” Terrorism Research & Analysis Consortium, <http://www.trackingterrorism.org/group/signers-blood-battalion> [2019-07-13].

② Zachary Laub and Jonathan Masters, “Al -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7, 2015,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al-qaeda-islamic-maghreb> [2019-07-13].

才能招到更多成员。^①因此在加入“基地”组织阵营后,政治安全环境脆弱的西非国家便成为“伊马”组织招募人员的重点对象。资料显示,在贝尔莫克塔尔领导的势力之中,毛里塔尼亚人占1/3,马里人、尼日利亚人也占较大比例。^②但是在深入马里之前,所有“伊马”组织的领导层均为阿尔及利亚人,其他国家的人在“伊马”组织中属于“二等公民”。^③

占领马里北部后,在当地扩充成员成为“伊马”组织的重要目标。为此,“伊马”组织在马里北部推行“本土化”战略,大量招募对政治和社会现状不满的当地青壮年。^④但是由于“伊马”组织对马里北部的统治成效甚微,当地民众对其不满,招募工作并不顺利。于是“伊马”组织招募了数百名儿童士兵,对他们进行训练后纳入战斗队伍。^⑤“伊马”组织还允许当地人以“雇佣”而非“效忠”的方式为其工作。在马里北部地区,为极端组织提供有效信息可以赚取约750欧元的酬劳,在月最低工资不到50欧元的马里,为“伊马”组织工作对当地人来说诱惑非常大。^⑥

除了“本地人”以外,“伊马”组织还面向马里周边国家招募“外国人”。由于本地招募不顺利,又面临着西方干预马里问题的威胁,“伊马”组织转向从马里周边国家大量招募人员。这些新成员与马里当地人多属于同一部族,长相与当地非常相似,因此很容易融入马里的活动,而且他们中很多人曾接受过卡扎菲政权的训练,富有战斗经验。^⑦在多样化与本土化并行的策略下,“伊马”组织对马里的渗透取得成效。2016年,马里已取代阿尔及利亚成为“伊马”组织成员的最主要来源国。^⑧在2016年3月“伊马”组织对科特迪瓦南部城市大巴

① Lianne Boudali, “The GSPC: Newest Franchise in al - Qaeda’s Global Jihad,”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pril 2007, pp. 1 - 11.

② 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0—99页。

③ Robert R Fowler, *A Season in Hell: My 130 Days in the Sahara with Al Qaeda*, Toronto: Harper Collins, 2011, pp. 134, 148.

④ Jacob Zenn, “AQIM’s Alliance in Mali: Prospects for Jihadist Preeminence in West Africa,” *Terrorism Monitor*, Vol. 15, No. 8, 2017.

⑤ Umberto Bacchi, “France’s War in Mali: Child Soldiers on the Frontlin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16 January, 2013, <http://www.ibtimes.co.uk/mali-child-soldiersislamists-france-424816> [2019 - 07 - 05].

⑥ Grégory Chauzal, “Fix the Unfixable, Dealing with Full - Blown Crisis and Instability: How to Bring Greater Stability to the Sahel?” CRU Policy Brief,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nuary 2016.

⑦ Jacob Zenn, “AQIM’s Alliance in Mali: Prospects for Jihadist Preeminence in West Africa”.

⑧ Olivier Guitta, “The Re - emergence of AQIM in Africa,” *Al Jazeera*, March 20, 2016,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6/03/emergence-aqim-africa-160320090928469.html> [2019 - 07 - 15].

萨姆海滩的袭击中，所有参与人员均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①

综上所述，“伊马”组织在马里北部统治期间成功进行了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与招募策略的实践，造成马里南北分裂，严重威胁地区安全。2013年1月，法国发起“薮猫行动”，投入大量兵力打击马里极端组织和反政府武装，帮助马里政府恢复领土完整。该行动对“伊马”组织打击严重，造成约700人死亡，俘虏430名囚犯，并摧毁约200吨武器和弹药。^②“伊马”组织对马里北部的统治虽然宣告结束，但它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分散隐藏开来，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依然长期存在。

“伊马”组织的长期潜在威胁

在法国发动“薮猫行动”后，“伊马”组织再次进入蛰伏期。由于无力发动大规模袭击，该组织转向以小型暗杀与伏击为主的活动。2013年7月，“伊马”组织在突尼斯暗杀了两名政治家。^③同年11月，该组织绑架并杀害了两名法国记者。2014年4月，“伊马”组织伏击了从投票站返回的阿尔及利亚士兵，造成14人死亡。^④随着“伊马”组织袭击规模缩小，一些分析认为该组织的威胁已经不足为惧。2014年4月，《纽约时报》文章认为，“基地”组织在西非地区的分支机构已经不具威胁，因为圣战分子在近一年内未发动重大袭击事件……他们的武器藏匿处也已经被摧毁。该组织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样子，其进攻能力受损、领导人被孤立、后勤遭到破坏，只剩下残余势力，不再是西非、萨赫勒地区脆弱国家的突出威胁。^⑤

① Michael E. Miller, “Horror at the Beach: 22 Dead in Terrorist Attack on Ivory Coast Resort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6/03/14/horror-at-the-beach-22-dead-in-terrorist-attack-on-ivory-coast-resorts/?utm_term=.41a7ad9cd104 [2019-07-15].

② Boeke Sergei and Antonin Tisseron, “Mali’s Long Road Ahead,” *The RUSI Journal*, Vol. 159, No. 5, 2014, pp. 32-40.

③ Carlotta Gall, “Tunisia Says Assassination Has Links to Al Qaeda,”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7/27/world/middleeast/tunisia-assassination.html> [2019-07-16].

④ “Militants Kill Soldiers in Algeria,”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21/world/africa/militants-kill-soldiers-in-algeria.html> [2019-07-16].

⑤ Adam Nossiter, “Keeping Al Qaeda’s West African Unit on the Run,”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30/world/africa/keeping-al-qaedas-west-african-unit-on-the-run.html> [2019-07-18].

然而到2014年以后“伊马”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再度活跃起来。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伊马”组织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共发起六次袭击，造成至少79人死亡。^①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伊马”组织在突尼斯、尼日尔和马里发动了五起袭击事件，其中两起为自杀性爆炸事件，加上在利比亚发生的两起绑架事件，共造成约100人死亡。^②2017年“伊马”组织在马里进行了六次袭击，在布基纳法索进行了一次袭击，造成40多名平民和士兵死亡。^③这些袭击事件充分说明，“伊马”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019年，随着全球恐怖袭击事件和伤亡人数有所下降，北非地区面临的恐怖威胁有所降低，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面临的恐怖威胁不降反升，马里依然是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增幅最大的十个国家之一，^④马里的邻国布基纳法索也日益成为受到恐怖袭击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与“伊马”组织活动重心转移相吻合。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及生态环境都为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2019年以来，“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不断向萨赫勒地区渗透，与当地恐怖组织形成了联动效应。2020年11月，“伊马”组织任命阿布·阿纳比（Abu al - Annabi）为新任领导人，此人一直号召极端分子对法国“薮猫行动”进行报复，对地区安全具有很大的威胁性。

（一）转型后“伊马”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在遭受“薮猫行动”重大打击、“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土崩瓦解之后，“伊马”组织暂时放弃了全球“圣战”的目标，转向扎根已占领地区，利用乱局加强对脆弱地区的渗透，最大限度地保存现有实力，并为组织后续发展储备力量。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伊马”组织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伊马”组织继续深入推行本土隐蔽化策略。法国发起“薮猫行动”后，“伊马”组织与其活动地区民众的关系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外来干预并未有效解决地区乱局，阿尔及尔和平进程进展缓慢，冲突暴力事件频发不止，而

① 关于六次袭击的报道，分别来源于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卫报》等西方媒体。

② Caleb Weiss, "Tunisian AQIM Branch Claims Attack on Troops in Kasserine," *Long War Journal*, September 1, 2016,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16/09/tunisian-aqim-branch-claims-attack-on-troops-in-kasserine.php> [2019-07-18]; "Al - Qaeda Suspected of Abducting Three Westerners in Libya," *Middle East Eye*, September 23, 2016.

③ Thomas Joscelyn, "Analysis: Al Qaeda Groups Reorganize in West Africa," *Long War Journal*, March 13, 2017.

④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GTI-2020-web-2.pdf> [2019-07-20].

且在政府管理下的一些地区电力供应甚至比“伊马”组织占领时期更低，民不聊生，从而让很多民众对“伊马”组织存有怀旧情绪。^① 在这种情况下，“伊马”组织加大渗透活动投入，为当地民众提供食品、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以联络民心、获取支持，填补政府权力真空。此外，一些“伊马”组织成员还以通婚方式融入当地部族，如贝尔莫克塔尔与马里廷巴克图附近的贝拉比时部落（Berabish）女子通婚，以此保持与部落的友好关系。从长远出发，“伊马”组织制定了旨在长期渗透的“轮换与隐藏”（Relays and Caches）策略。根据该策略，一些“伊马”组织成员被分配到不同地方长期潜伏，这些人平时与当地民众一样正常生活，但要随时为组织的隐蔽交易和活动服务，满足组织的紧急需求。在本土化策略的渗透下，“伊马”组织还伺机利用地区民族矛盾挑起族裔冲突，制造带有明显族裔冲突背景的恐怖袭击事件。

另一方面，“伊马”组织向犯罪集团化趋势发展。贩毒、走私和绑架勒索一直是“伊马”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马里北部一直是传统商业贸易地区的中心，当地的走私活动很猖獗。近年来，通过对马里及其周边国家的长期渗透，“伊马”组织的犯罪产业愈加成熟。贩毒方面，“伊马”组织开始参与从南美洲到欧洲的贩毒活动，成为毒品从安第斯山脉到欧洲市场供应链的中间环节。^② 除间接参与毒品运输外，该组织还对过境毒品征收过路费，并为缴费的毒品贩卖活动保驾护航。^③ 走私方面，“伊马”组织与一些从事武器、人口、烟草和麻醉品贩卖的组织都保持着联系，通过走私活动从中牟利。绑架活动方面，通过绑架人质勒索赎金一直是“伊马”组织的“常规”收入来源。此前，“伊马”组织内部还存在绑架西方非战斗平民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质疑。但是，随着“伊马”组织舒拉委员会作出裁定，所有旨在捍卫或扩大伊斯兰教的行动都是“圣战”行动，所有西方公司及平民都是可以袭击的“合法目标”，^④ 该组织的暴力恐怖程度愈演愈烈，数次出现直接杀害人质或暴力袭击导致人质死亡的情况。贩毒、走私和绑架勒索活动为“伊马”组织带来大量资金收入，甚至有分析认为该组织的激

① Grégory Chauzal, “A Snapshot of Mali Three Years after the 2012 Crisis,” *Clingendael*, June 8, 2015,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snapshot-mali-three-years-after-2012-crisis> [2019-07-20].

② Australian National Security, “Al-Qa’ida in the Lands of the Islamic Maghreb”.

③ Wolfram Lacher, “Organized Crime and Conflict in the Sahel-Sahara Reg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2012,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fachpublikationen/sahel_sahara_2012_lac.pdf [2019-07-25].

④ Mathieu Guidère, “The Timbuktu Letters: New Insights about AQIM”.

进言论并非其政治诉求，而是为了掩护其巨额盈利的犯罪活动。^① 这充分说明了“伊马”组织近年来明显的犯罪集团化趋势。通过本土隐蔽化与犯罪集团化策略，“伊马”组织一方面将主要力量化整为零，在组织低谷期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另一方面通过犯罪活动筹募资金，再将资金用于组织扩张与人员招募，维持组织运作并增加自身实力。这也使“伊马”组织的活动更具隐蔽性，增加了国际社会打击该组织的难度，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二）警惕以“伊马”组织为中心的北非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网络雏形

经过多年经营和渗透，“伊马”组织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中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在跨国犯罪活动方面，随着“伊马”组织的控制和渗透不断加强，马里城市加奥（Gao）成为可卡因运输路线的重要枢纽。^② 据分析，“伊马”组织正在逐步改变此前通过为毒品、人口和武器贩卖活动提供庇护来换取酬劳的方式，转而直接参与犯罪活动，以此获取更多利益，增强自身实力，或谋求政治资本。^③ 2014 年 12 月，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伊马”组织与哥伦比亚贩毒组织存在直接合作关系。^④ 可见，该组织从事各类犯罪活动，经营跨国犯罪网络，具有极大危害性。

在恐怖主义活动方面，“伊马”组织的危险性也日益凸显。该组织不仅参与并策划恐怖主义活动，还为其他恐怖组织提供支持或培训。“伊马”组织较早便开始对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进行爆炸装置方面的培训，并帮助其配备武器、爆炸物和筹集资金。^⑤ 博科圣地领导人阿布·穆萨布·巴纳维（Abu Musab al-Barnawi）曾在“伊马”组织训练营中接受培训。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马”组织与博科圣地之间的联系如此之多，让人无法忽视。^⑥ “伊马”组织还与索马

① Stephen A. Harmon, *Terror and Insurgency in the Sahara – Sahel Region: Corruption, Contraband, Jihad and the Mali War of 2012 – 2013*, Farnham: Ashgate, 2014, p. 68.

② Stephen A. Harmon, *Terror and Insurgency in the Sahara – Sahel Region: Corruption, Contraband, Jihad and the Mali War of 2012 – 2013*, pp. 149 – 151.

③ Antonin Tisseron, “Western Sahara’s Polisario: Crime and Terrorism,” *Sahara Question*, May 19, 2013, <https://sahara-question.com/en/content/western-saharas-polisario-crime-and-terrorism> [2019-07-28].

④ Walid Ramzi, “North Africa: AQIM Partners with Colombian Drug Cartel,” *AllAfrica*, December 5 2014,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12060088.html> [2019-07-28].

⑤ “Al –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Counter Terrorism Project.

⑥ Robin Simcox, “Boko Haram and Defining the Al – Qaeda Network,” *Al Jazeera*, June 6,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06/boko-haram-al-qaeda-201463115816142554.html> [2019-07-30].

里青年党建立联系，试图打通横跨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网络。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与“伊马”组织这三大极端组织彼此勾连，并试图协同开展恐怖主义袭击。作为资金与训练的主要提供方，“伊马”组织在三方合作中处于重要地位。此外，“伊马”组织还与其他一些极端组织保持联系和相互支持，网络分布较广，打击难度很大。

“伊马”组织大肆从事跨国犯罪活动，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与其他极端组织之间联系错综复杂，目的是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形成以该组织为中心的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突出，贫困问题严重，一体化程度较低，反恐机制重叠、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合力，致使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实现安全目标任重道远。

（三）对“伊马”组织恐怖主义活动的防范和打击

“伊马”组织经历了蛰伏期与调整期后，其活动更具隐蔽性，增加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其进行防范与打击的难度。

第一，打击犯罪活动，切断恐怖组织资金链，避免出现跨国犯罪与恐怖组织扩张之间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犯罪所得是“伊马”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其扩大自身规模并为其他恐怖组织提供支持的重要手段。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对北非和萨赫勒地区跨国犯罪的打击，管控真空地带，加强跨地区打击人口、武器、毒品贩卖的合作。2012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071号决议确认，“迫切需要同相关联合国实体、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双边伙伴协作，加强马里当局、邻近国家和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毒品贩运等非法活动。”^①2013年6月，八国集团厄恩湖会议声明强调，各国应“毫不含糊地拒绝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②。但是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贯彻实施，绑架勒索依然是“伊马”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

第二，利用“伊马”组织与其他极端组织之间的矛盾及其内部矛盾瓦解其合作网络。在“伊马”组织内部，贝尔莫克塔尔势力与“伊马”组织总部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此外，“伊马”组织还存在着阿尔及利亚派系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派系之间的矛盾。“伊马”组织与其他极端组织在意识形态、势力范围、利益分配等方面也存在龃龉。

^① 《联合国安理会第2071（2012）号决议》，2012年10月12日第6846次会议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网站，<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2/546/78/PDF/N1254678.pdf?OpenElement> [2019-08-05]。

^② “G8 Lough Erne Declaration,” Policy paper, 18 June, 201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8-lough-erne-declaration> [2019-08-05]。

第三，厘清图阿雷格族与“伊马”组织之间的关系。图阿雷格族坚持世俗主义，而“伊马”组织坚持宗教极端主义。“伊马”组织在马里北部推行的宗教极端政策，使二者联盟于 2012 年 5 月破裂。打压图阿雷格族反而容易引起马里北部民众的反感情绪，唤起他们的殖民记忆。但是也要认识到，双方仍然存在深层联系，如“伊马”组织中由伊亚德·阿格·加利（Iyad Ag Ghali）领导的势力，即主要由图阿雷格人组成。

第四，加强地区经济发展，根绝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恐怖主义得以蔓延、恐怖组织得以扩张的根本原因。经济方面，北非与萨赫勒国家普遍面临生产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困难、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高企等问题，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国欠有大量外债，经济环境存在很大风险性和不稳定性。社会方面，区域内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问题严重，造成各种社会问题，这给“伊马”组织发展壮大带来可乘之机。因此，加强地区反恐合作是打击“伊马”组织的当务之急，但从长远来说，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才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本之道。

第五，取得民众信任和支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都要以民为本，才能取得民众信任和支持，才能推动实现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西式民主并没有给马里这样的非洲国家带来稳定和发展，也没有给民众带来安定和富裕。2020 年 3 月，马里举行了议会选举，但是并未改变马里民众的生存环境，相反他们对选举舞弊和政府腐败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随后，马里又在 2020 年 8 月和 2021 年 5 月发生两次军人哗变，造成政局严重不稳。有大量平民死于冲突和战乱，其中死于政府军暴力的平民比死于反叛组织或民兵暴力的平民还要多，这导致民众对马里政府和外部干预更为不满。马里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外国干预，尤其是法国干预，并烧毁法国国旗以示抗议。外部干预并没有达到遏制暴力冲突和极端恐怖主义蔓延的目标，相反极端恐怖势力化整为零，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要根除极端恐怖组织的发展基础，相关国家归根结底要依靠本国人民，而非外来势力和外部干预。

结 语

“伊马”组织对马里北部的短暂统治是该组织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标志着其从扩张期进入蛰伏期、从发展期进入调整期、从高峰期进入低谷期。总体来看，在马里北部的统治对“伊马”组织来说利弊兼有。

从“利”的角度来看，通过在马里北部地区的短暂统治，“伊马”组织进行了意识形态调整、组织结构转型与招募策略升级三方面的实践，使该组织更易于在北非地区的动荡环境中长期渗透。此外，贝尔莫克塔尔势力在马里北部站稳脚跟，一方面缓解了其与“伊马”组织总部之间的矛盾，另外一方面拓展了“伊马”组织的势力范围与活跃区域。各极端组织势力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相互勾连和支持，将加大地区反恐难度。

从“弊”的角度来看，“伊马”组织占领马里北部及支持其他极端组织，其恐怖暴力行为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受到“薮猫行动”沉重打击，其势力短期内难以恢复。而且，“伊马”组织势力在萨赫勒地区与马格里布地区各成一派，一旦内部矛盾再次激化，将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局面。

对于马里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而言，“伊马”组织的占领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战后重建、地区安全和防范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将长期存在。短期而言，区域内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增强合作、加强信息共享、加大反恐投入，通过打击犯罪活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打击“伊马”组织训练营以防范恐怖组织势力壮大，切断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络以防止地区恐怖网络的形成。长期而言，有关国家需推进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根本上压缩乃至消除恐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贺杨)

triangular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The process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the EU and Africa is influenced by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fitness of China and the EU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interes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and “the willingness to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China, the EU and Africa”. According to the cooperation poli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Europe and Africa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sid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where “the EU leads th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taking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Africa as the priority” “China and Africa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with the EU participation decreasing” “major EU powers and China jointly promote th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and “the three sides conduct equal cooperation driven by new issues”. In the future, China, the EU and Africa need to explore more common interests, work together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carry out triangular cooper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trust and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 – EU – Africa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aid to Africa

Authors: Yang Na, Professor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300350); Liu Fuxuan, Master’s Candidate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300350).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Al – 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Before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in Mali

Shu Meng

Abstract: Al – 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has been a major security threat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region, and its influenc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is growing.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of AQIM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its occupation of northern Mali in the year 2012 – 2013 i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indicating that AQIM has emerged from incubation to expansion, from development to adjustment. Mali has provided an important testing ground for AQIM to implement Sharia and transform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northern Mali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e organization has carried out three practices, namely, ideological adjustm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recruitment strategy upgrading, and has accumulate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alleviate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urning Mali and the surrounding Sahel region into the main area of activity of its “Sahara Emirates Group”. Although the occupation of Mali by AQIM is not long, its impact on Mali’s post – war reconstructi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t infiltration will be long – lasting. After its incub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alert to the organization’s hidden local development and its access to funds for criminal collectiv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joint attacks to avoid the linkage of regional transnational terrorist networks.

Keywords: Al – Qai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the civil war in Mali,

terrorism, the Sahel region, Sharia

Author: Shu Me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From Withdrawal to Return: Russia's Strategic Choice Towards Africa

Zhao Dan and Wang Chenzi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Russia abandoned its traditional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began to “withdraw from Africa”, and Russia – Africa relations were at a low ebb. During Putin's administration, Russia rearrange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with mor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status and role of Africa, intending to “return to Africa”,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restore its influence in Africa. At present, Russia is stepping up its “return to Africa”, and i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economy, trade, military affairs, cultural and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which is marked by the first Russia – Africa Summit held in October 2019. As far as the motivation is concerned, its “Return to Africa”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counter Western encirclement and sanctions and adjust its global strategic layout,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common interests of Russia and Africa and enhance Russia's regional influence. “Return to Africa”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Russia to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and upgrade its status as a major power. However, Russia's policies towards Africa are also hampered by its own national strength,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n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Russia still has much to do in order to “return to Africa”.

Keywords: Russia, withdraw from Africa, return to Africa, Russia – Africa Summit

Authors: Zhao Dan, PhD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Russian, Eastern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1); Wang Chenzi,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tudies,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chool (Beijing 100044).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South African Company De Beers in Diamond Industry

Yang Weiwei and Wang 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South African Company De Beers in diamond industry, and analyses the moti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ir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itiated during the Lenin period.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on for the Soviet Union was to sell the gold, jewelry, diamonds and other valuables which were confiscated from the nobility and bourgeoisie in exchange for the funds needed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the discovery of the diamond deposits in Yakutia in the Soviet Union deepened the cooperation in diamond industry between the two sides. From 1959 until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Union